

# 读子恺遗墨断想

萧宜

1990年的一天，笔会原主编徐开垒先生交给我两篇丰先生的文稿，徐开垒先生虽然离职多年，但一直关心笔会。他给我的文稿：《宽盖》《老汁锅》。我即安排版面，以《散文两篇》为题，于笔会头条刊出。这两篇文章一仍丰先生缘缘堂随笔风格，娓娓而谈，语言素朴清雅，风趣幽默。

《宽盖》一文提到他老师李叔同出生的事，说那时自己二十来岁，跟随老师去玉泉看一位程先生，以后他们二人先后在虎跑寺出家为僧，一人法号弘伞，一名为弘一，成了佛门师兄弟。之所以要丰先生随行，是李叔同出家前后有些事要他帮助。

这位程先生，名中和，在二次革命时期当过师长，皈依佛门后，做了虎跑寺当家。抗战胜利后，弘伞在上海收了一名徒弟，此人敌伪时期当过特务，有过血债，现在忏悔，决心放下手枪，出家为僧。弘伞也是拿过枪的，见他如此，便收他为徒，赐名宽盖。宽盖是见过世面的，办事能干，丰先生倒是看他不顺眼，觉得他“眼角倒竖，一脸横肉，与底下的僧衣颇不相称”。但弘伞对他十分信任，虎跑寺大权放手给他，连自己的图章也交给了他。不想过了些时日，有一天，弘伞收到杭州法院的传票，有人控告他擅自变卖寺产田地，卖契上盖有弘伞图章。原来宽盖擅自做主，假师父之名，在寺后盖了一所小洋房。弘伞这时才醒悟，但为时已晚，只能偷偷离开虎跑，云游四方，远走他乡。待偷头过后，宽盖从上海带了一个女人，一起住 在那个小洋房里。他还常常载了那个女人，开着机器脚踏车，在西湖边上兜风。一次在楼外楼吃饭，恰与丰先生相遇，他满不在乎打招呼，倒让丰先生很 觉尴尬。

《老汁锅》写丰先生家乡一朱老先生，他家道富裕，而生活俭朴，每月只允家人初二、十六两天吃荤。他自己常备一个老汁锅，把吃剩下来的鱼、肉、鸡骨头倒在里面，每日烧煮，经日“享用”。他死后，他的后事办得很体面，向城中绅士遍求挽诗，丰先生的岳父徐荪荪也应邀写挽诗一首：“宁使室人纷交谪，毋令吾口嗜肥鲜。而今公已骑鲸去，鸡豚祭酒罗灵前。何如生作老饕者，飞觞醉月开琼筵。”

丰先生说，朱家向他岳父征求挽诗，直是讨骂。

丰先生岳父性旷达，在家乡当一名律师，一有收入，便携老妻到处游玩，尽情享乐。他觉得老丈人“过分旷达，对子女养而不教”，以致儿子要靠父亲获得职业，世态炎凉，父亲一死，儿子便失业，家境惨败。“抗日战争期间，我带了岳母向大方后逃难，我的妻舅及其子女在沦陷区，都不免饥寒。”联想到丰先生《作父亲》一文，他对孩子的教育，何等细致入微，就不难理解他对老岳丈过分旷达的做派，会有微词。

丰先生的这些遗作，都是在“文革”后期尚审查期间写的。徐开垒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，子恺先生在审查期间，一方面应付“四人帮”批斗，另一方面写下文学散文33篇，并加“缘缘堂续笔”，陆续寄给远在外地的幼子新枚，嘱托为保存，以期一旦黑暗过去，他的新作得以问世。由此可见，一介书生的丰先生，平和率真，慈悲为怀，他的坚强和非凡的定力，以及他的远见卓识，是超乎常人的，他坚信，黑暗是暂时的，未来必定向好！

这些本来都已忘却，因为读《子恺遗墨》，打开了记忆的门，让我想起这点滴滴。

(此文写作时曾参考美术史论家黄可先生《漫话海派漫画》一书，特致谢意。)

丰子恺先生一生创作漫画近五千幅，《子恺遗墨》收入的十三幅画作，是劫后遗珍，它经历兵燹战火，和风霜雨雪的磨难，现在得以公之于众，实属难得。

子恺先生多才多艺，他是作家、画家、翻译家，他的散文随笔，他的画，都独具特色，自成一家。他也精通音律，会作曲，复旦大学校歌，作词刘大白，作曲就是丰先生。

我与丰先生，虽素昧平生，倒也有些往事，趁此机会，可以说一说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上海各大商店的招牌琳琅满目，五花八门，其中很多用书画名家的手写体，记得有马公愚、赵冷月、胡问遂、舒同、胡铁生等。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用了丰子恺先生的手写体。丰先生的字有自己的特色，很受欢迎。文汇报著名记者全一毛，写字像喜欢仿丰先生，同事都说他的字属丰体。

丰先生的字，自成一体，考其源流，可追溯到晋代书法家索靖。索靖，字幼安，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姊之孙，以擅写草书著名于世，尤精章草，有书论《草书状》一篇传世。据丰先生给幼子丰新枚信，“你以前模仿我的字。我是以《月仪》为基础的，所以你必须练《月仪》。”《月仪》便是索靖写的字帖，丰先生对它评价很高，认为“古今以来无有可类比者”。

丰一吟、丰新枚写字便都是家传的丰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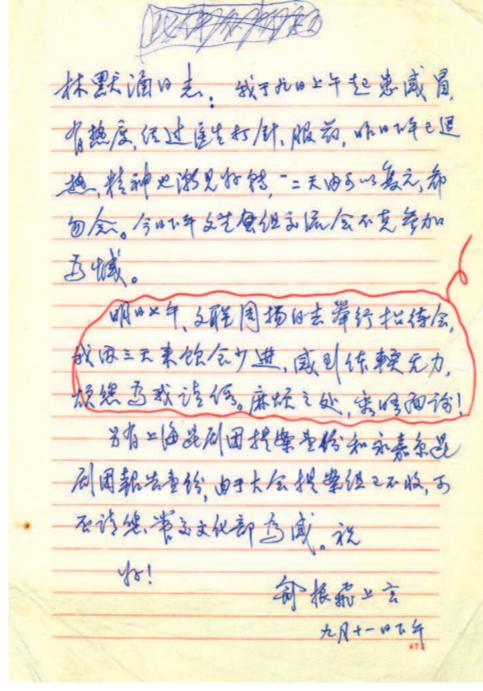
丰先生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的画会上拍卖会。

那是1993年6月20日，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行书画拍卖会，丰先生的一件作品《一轮红日东方涌》被列为一号拍品。那幅作品以四万到五万元起拍，经几轮竞价，最终以十一万五千元，被手持一号竞拍牌的香港张宗宪先生拍走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艺术品拍卖会，对此留有深刻印象。

# 他们是姹紫嫣红里的云与龙

唐吉慧



上图：俞振飞为书作盖“江南俞五”印  
左图：俞振飞致林默涵信

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，似乎是2009年9月11日，我约了俞老的弟子孙天申，是他的昆曲老师，著名的昆曲清曲家，住在河南南路邻近城隍庙一带，年龄与蔚华先生相近，她称蔚华先生为师娘。那时候蔚华先生的家在徐家汇路重庆南路瑞金新苑一幢高楼的24层，她们是多年要好的牌搭子，时常在几个老朋友家中打麻将。要是那天蔚华先生闷了，一个电话天申老师便约了我们这些喜欢昆曲的学生，当年是上海昆剧团的小生演员，现在去北京多年，成了一名优秀的青年昆剧演员。

那天签过名，老太太嘱我稍坐片刻，缓缓走入房间取出五六封信封，她说都是俞老写给她的信：“你可以看看，就不要编在书里了，不太好意思。”她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可以随便拍，但不能带走，前两年有位记者跟我借去一封，说用后归还，后来没了消息，我年纪大了，记性差，忘了记者的名字了。”我带着相机，将信一一拍下，她认真地再将信纸折叠齐整，塞入信封放回了房间，不一会儿又拿出三个信封递给我，“不晓得里面装的什么，你看看。”她说。我打开两个，是空的，打开第三个，有张宣纸，我好奇展开，立时发出了惊叹，展现在眼前的竟是启功先生为俞老题的字：“俞振飞舞台艺术集锦”。老太太皱了皱眉，一声嘀咕：“这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了。”继而对我说：“俞老过去给政协写过一个昆曲的提案，我找不到了，你编的书里如果能放进去，那太有意义了，要知道那个年头昆曲太难了，那份提案是为昆曲带来希望的。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开始四处寻找这份俞振飞的政协提案，不错过老报纸、老期刊，不错过他的昆曲文论、昆曲著作，遗憾的是数年下来，到2016年5月俞老的书信集出版了依然毫无头绪，变成了一份放不下心的牵挂。然而，时间终究没有让我错过，2019年末，我在北京参与某次拍卖时意外得到了这份材料。

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俞振飞参加了

1980年8月28日至9月12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，9月11日下午他写下一封信，托人带给同在文艺组的林默涵，信上说：“我于9日上午起患感冒，有热度，经过医生打针、服药，昨日下午已退热，精神也渐见好转，一二天内可以复元，希勿念。今日下午文艺组交流会不克参加为憾。”随信附了一份他撰写的《为昆曲的继承、革新和发展提几点建议》的大会提案，与永嘉京昆剧团的报告一起请林默涵带交文化部。

蓝印的四页纸上，俞老细致地叙述了昆曲的继承、革新和发展，满含了他对昆曲的殷殷之情。关于继承，他说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目前无法演全，仅《牡丹亭》几出，其余成了绝响，如果仅保存文学本子，不在舞台上“活”起来，他觉得问心有愧，但要上演，一般的观众欣赏水平存在距离，如何对待这些名著是重要的问题。另外南北昆有剧目约五百余出，老艺人传下仅二百余出，北方老艺人已不多，南方散在了江、浙、沪等地，时间不等人，期待文化部将这些宝贵的力量组织起来，统一规划，请老艺人们继续传授。

这以后文化部采取了诸多抢救和保护昆曲的措施，到了40年后的今天，这座园林早已姹紫嫣红开遍。蔚华先生有次回忆上海昆剧团到温州、瑞安、永嘉等地演出的情形：“上座率很高，头天八成，第二天就九成，后来全满，站票还有两千多。演出后，当地有的老艺人热情地将珍藏的昆剧旧本子送给我们。”

蔚华先生原名熊瑞云，俞振飞的小名为伯龙，《易经·乾》里有一句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，蔚华先生当年给我看的那几封信里，俞老便以此称她“云”，信末自己署名“龙”。两人于1980年结为连理，有封信上俞老写到：“我不多讲了。我们结婚虽然只有几个月，好象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感情了，我真离不开你。”今年俞老诞生120周年了，蔚华先生则在此不久前离去，他们是光影缤纷里的云与龙。

## 一片春心付海棠

陈俊江

苏东坡很好懂吗？读了苏东坡，人生就潇洒了吗？这个话题太大，不容易琢磨。

春意渐浓，海棠正当花信，如珠如玉，胭脂匀淡。应和这番美景，历代海棠题咏也在春光里“诗词大会”。时文中屡见引用苏东坡的《海棠》诗：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引用了，往往就会评论，见解多聚焦爱惜之情——爱花，惜春，惜少年时，怜惜眼前人，珍惜刹那芳华。还看到一个说法，生当如花绚烂，爱当如花热烈。如果说作为写作中的一种发生，这些说法大约也能圆通其说；如果说作为经典的解读，就不免流于表面，甚或有点牵强。

这首诗读来是有点你侬我侬情意浓的味道，这跟诗中海棠意象的人格化有关。其实，这是巧妙用典。所用典故与杨贵妃有关。据宋代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唐明皇登沉香亭，召太真妃，妃子醉未醒，被侍儿扶掖而至。醉颜残妆，鬓乱钗横，不能再拜。明皇笑曰：“岂妃子醉，直海棠睡未足耳！”“海棠春睡”典出于此。把这个典故用活了的文人，便是苏东坡。

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东坡爱海棠是出了名的。东坡大名苏轼，字子瞻，“东坡”这个号与他的贬谪经历有关，被贬到黄州之后，他在东坡开荒种地以自给，遂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“苏东坡”名动天下。黄州多海棠，东坡对海棠情有独钟，“每岁盛开，必携客置酒，已五醉其下矣”。天下爱花者众矣，但如此执着，舍东坡其谁？说东坡是“海棠痴”也是恰如其分。

东坡爱海棠，一往情深。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诗心一动，《海棠》永流传。花痴为花忙，熬夜陪海棠，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爱花惜春，珍惜芳华，也容易理解。

若仅止于爱花惜春，那对此诗的理解就有些浅白了。谁懂东坡的心事呢？那种贬江湖之远的寂寞冷清。苏东坡乃深情之人，唯深情才能

苏东坡，就是那个美人。



渐入佳境

(国画)

丰一吟

www.whb.cn 文汇报  
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